

当下研学旅行市场火热,备受师生和家长欢迎。然而在中国教育史上,曾有一场持续十四年的“超长研学”。它没有固定校舍,没有专项经费,没有舒适行程,却成为后世两千多年难以超越的教育典范,这就是孔子带领弟子周游列国的游学之旅。

在礼崩乐坏、战乱频仍的春秋末期,孔子带领一群志同道合的弟子,穿行于卫、曹、宋、郑、陈、蔡等诸侯国之间,以天地自然为课堂,将世态人情当教材,虽然颠沛流离,仍不忘教育初心,这支看似落魄的队伍,正是中国最早的“春秋研学团”。而孔子本人,则是这场流动教育实践中最坚定、最智慧的导师。



孔子杏坛讲学图轴 明 孔子博物馆藏

仕途不顺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

孔子自幼勤奋好学,精通六艺,对西周以来的礼乐制度与社会治理有着系统而深刻的思考。他始终抱有克己复礼、安定天下的政治理想,希望用道德与礼治重塑社会秩序。鲁定公十四年(公元前496年),五十六岁的孔子“由大司寇行摄相事”,“与闻国政三月,粥羔豚者弗饰贾,男女行者别于途”,鲁国社会秩序渐渐好转,路不拾遗。

齐国听说之后,为了削弱鲁国实力,特意送来能歌善舞的女子和毛色美丽的骏马,导致鲁国执政季桓子沉迷享乐,不理政事。面对难以在本国施展抱负的困境,孔子最终选择离开,去寻找能够接纳其政治理想、推行仁政的其他诸侯国。

幸运的是,孔子有不少“随叫随到”的追随者,能跟着他一起说走就走。这支临时组建的研学团,在今天看来可以说是顶配团队。孔子作为研学团长与主讲教师,博学多闻,德望卓著,全程负责课程设计、现场教学和危机处理,秉持着“有教无类”的理念广收门徒。随行成员也都十分给力,其中既有出身贫寒、安贫乐道的颜回,也有擅长经商、精通外交的子贡,更有勇猛果敢、守护团队安全的子路。一行人不问年龄,不论出身,唯一的共同点,便是对学问的追求与对大道的信仰。

孔子的游学,是集政治求索、文化考察、实践教学于一体的综合教育活动。他希望通过实地考察各国风俗、制度、民情,印证书本中的道理;通过与各国君主、大夫、隐士的交流,传播礼乐仁政思想;更希望在真实复杂的社会环境中,锤炼弟子的品格、学识与处世能力。

中国最早“研学团”

孔子带弟子游历十四年成就教育之光

游学实录:行走在路上的课堂

十四年的游学之路,充满了坎坷、窘迫与危险,却也处处都是生动鲜活、触手可及的课堂。与今天设施完善、行程舒适、保障齐全的研学活动不同,孔子和他的弟子们风餐露宿、屡陷险境,有时断粮挨饿,有时被人围困,有时遭遇冷嘲热讽,孔子一行人却始终讲学不辍、弦歌不衰,将每一段经历都转化为教育的契机,真正做到了“随时随地皆可教,一事一物皆教材”。

在名场面“子见南子”事件中,孔子为了获得推行大道的机会,不得已与卫灵公的夫人南子相见,引发弟子子路的不满与质疑。孔子坦然对天发誓,以真诚化解误会,用行动向弟子示范:在坚持原则的同时,也要懂得变通,为实现理想而灵活处事,而非一味固执。

游学途中,孔子师徒多次遭遇生命威胁与人格羞辱,却始终保持从容淡定的君子风骨。在郑国,孔子与弟子意外失散,独自站在城东门外等候,被郑人嘲笑,形容为“累累若丧家之狗”。弟子将这略带羞辱的评价转告孔子,他非但没有生气恼怒,反而欣然笑

道:“形状,末也。而谓似丧家之狗,然哉!然哉!”这种坦然自嘲、宠辱不惊的胸襟与气度,远比任何口头说教都更有力量,成为弟子们终生难忘的人格教育。

而在整个十四年游学过程中,最具考验也最能体现儒家精神内核的,莫过于著名的“陈蔡之厄”。当时,吴、楚等国战乱不休,孔子师徒在陈国与蔡国之间被困,前后断粮七日,许多弟子饿得无法起身,情绪低落沮丧,甚至有人对理想产生了动摇。子路心中委屈困惑,忍不住向孔子发问:“君子亦有穷乎?”意思是,像老师这样品德高尚、坚守道义的君子,为什么也会陷入如此绝境?孔子平静而坚定地回答:“君子固穷,小人穷斯滥矣。”君子在困厄中会坚守底线、不改初心,而小人一旦穷困潦倒,便会胡作非为、放弃操守。即便在断粮挨饿、生死未卜的极端困境里,孔子依然“讲诵弦歌不衰”,没有停止讲学,没有放弃礼乐。

这场绝境中的教育,让弟子们真正理解了“仁”与“礼”的重量,也让儒家精神在苦难中完成了淬炼与升华。



明代 佚名《孔子燕居像》

穿越乱世的教育之光

孔子的十四年游学,在政治上几乎可以说是“一无所获”。他遍历诸侯国,先后拜见数十位君主、大夫,却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重用,更没有机会在任何一个国家完整推行自己的仁政理想。然而,从教育传承与文化延续的角度来看,这场看似“失败”的远行,却是一场空前绝后的巨大成功。

孔子在漫长的游学途中,一边寻访历史遗迹、搜集文献典籍,为中华文化保存根脉;一边随时随地收徒讲学,将自己的思想、学识与人生智慧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弟子。随行的弟子们在十四年的风雨历练中,从单纯懵懂的求学青年,一步步成长为德才兼备、能担当重任的贤者,即后世称赞的“孔门七十二贤”。他们后来或从政为官,造福一方百姓;或开门授徒,延续儒家文脉,将孔子的思想传播到各地,为儒家学派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孔子的“流动课堂”,之所以能穿越两千多年依然熠熠生辉,不仅在于他传授了具体的知识,更在于他开创了一种知行合一、情境化、人格化的教育模式。他打破了西周以来“学在官府”的教育垄断局面,让教育从少数贵族的特权走向民间,让普通人也拥有通过学习改变命运、提升自我的机会,这在当时是极具革命性的创举。他不主张死记硬背、僵化教条,而是强调在实践中学习、在反思中成长;他不追求标准化、统一化的培养模式,而是坚持因材施教,根据每个弟子的性格、特长与不足,给予不同的引导与教诲。

更重要的是,孔子用十四年的游学坚守,为后世读书人树立了不朽的精神标杆——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。明明知道乱世之中,礼乐恢复艰难,仁政推行不易,他依然不肯放弃理想;明明一路冷遇不断、屡陷生死险境,他依然坚守道义、不忘初心。这种不妥协、不放弃、不随波逐流的精神,成为中国文人风骨与气节的源头,也成为中华民族面对困难与挫折时最珍贵的精神力量。孔子没有用武力征服天下,却用思想与人格征服了人心;他没有在生前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,却在身后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与文化走向。孔子和他的春秋研学团,行万里路,讲万卷道,在流动的课堂里完成了一场跨越时代的文明传递。这场发生在春秋乱世的超长研学,早已超越了时代与地域的限制,成为中国教育史、文化史上一座永恒的丰碑。

(据国家人文历史)